

漢
瀑
亭
考

4280.121

942

51

漢滬亭考

陳廷傑



漢滬亭考

成都興華印刷所印
西御西街第四〇號

民國三十八年仲秋

鹽亭縣參議會校印

漢潺亭考

蒙文通



蜀中廣記五十四於鹽亭云「秦亭也，梁大同始縣。」又云「廢方安縣，李膺蜀記云靈江東鹽亭井，古方安縣也。周地記梁大同元年於此立亭，因為縣，而方安廢矣。」斯鹽亭之置，沿於方安，而方安之名，於漢唐皆無所考見。秦亭之說，更無聞焉。太平寰宇記於鹽亭云「董叔山在縣東九十步，高一里，隔瀾江，孤峯絕島，峭壁千仞，舊名潺亭山。隋開皇四年，縣令董叔封嘗遊宴於此，後人思其德政，號曰董叔山。」是鹽亭舊有潺亭之名，遠在隋開皇前。漢

漢潺亭考

成都興華印刷所印
西御西街第四〇號

書地理志廣漢郡涪縣「潺亭」續漢志廣漢郡涪縣劉注引巴漢志曰「潺水出潺山」豈涪之潺亭，即在鹽亭，故曹氏有秦亭之說耶？寰宇記謂「羅江縣本漢廣漢涪地，晉於梓潼水尾萬安故城置萬安縣，李雄之亂，移就潺亭，今縣城是也。」梓潼水即漢之馳水，於唐為射水，出梓潼五婦山，經鹽亭至今射洪，右會於涪，羅江縣有水入中江縣，古稱五城水，於三台縣左會於涪，東西縣絕，今羅江縣何緣得涉梓潼水，則寰宇記之誤也。然以此足知梓潼水尾有萬安縣，後乃移就潺亭，則是蜀記周地記之方安，乃萬

安之誤，萬之別體爲万，傳寫不察，譌爲方耳。方安既實爲萬安，則由梓潼水尾移就潺亭，決鹽亭之卽古潺亭。潺鹽乃一音之變，潺亭著於班志，此正所謂秦亭者也是。曹氏之說，爲有所本，寰宇記八十二「梓州禹貢梁州之域，秦爲蜀國鹽亭地，兩漢屬廣漢巴二郡」此當卽秦亭之說所自出。惟秦漢爲潺亭，非鹽亭，殆後人誤改之耳。蜀中廣記五十一稱李膺云「晉於梓潼水尾萬安故城置萬安縣」復云「晉末亂移就潺亭」則寰宇記所云，悉本諸李膺之記。膺既曾爲涪令，其記萬安事，地固相接，不過百里。說晉

漢潺亭考

二

成都興華印刷所印
西御西街第四〇號

事於梁時亦近，不過數十年，誠可信據。然後人誤李膺萬安之說於今羅江者，殆亦有故。晉末移梓潼水尾之萬安於潺亭，至梁大同元年立鹽亭而萬安廢，有鹽亭無萬安也。隋書地理志言「新城郡鹽亭縣西魏置鹽亭郡，開皇初廢，有高渠縣，大業初并入焉。」又云「金山郡萬安縣舊有潺亭，西魏改名焉，置萬安郡，開皇初廢。」晉之萬安在今鹽亭者，於梁時已廢，西魏則爲鹽亭郡，而金山郡之萬安在今羅江者，西魏時始有萬安之名。然李膺所言，自應爲晉時之萬安，原在梓潼水尾，若西魏時今羅江之萬安，誠

非李膺之所得論，後人徒知在後魏始立之萬安，而不知在梁已廢之萬安。因誤取李膺之說，繫之羅江。羅江安得涉梓潼水？李膺安得記西魏事？其爲繆誤，不俟煩言。江水注言「洛水又南逕洛縣，劉備自將攻洛，龐士元中流矢死於此。」是士元死在雒縣。今考士元死處爲落鳳坡，在羅江縣西十五里，近在咫尺，是今羅江於漢屬雒而不屬涪。漢志潺亭在涪而不在雒，則安可以潺亭爲在羅江？是誠寰宇記之妄也。李氏惟言萬安「以晉末亂移就潺亭。」寰宇記則云「李雄之亂移就潺亭。」考之華陽國志，梓潼

漢潺亭考

三

成都興華印刷所印
西御西街第四〇號

郡領縣五，固無萬安。稽諸常氏序志言「肇自開闢，終乎永和三年，凡十篇。」道將書無萬安，知晉置萬安在永和三祀以後。而李雄之亂，在晉惠時。桓溫滅蜀，乃適在永和二年。寰宇記取李膺書不能詳審，於晉末亂移就潺亭一語，妄以李雄實之，不知訖李勢之滅，尙未置萬安焉。得先已有移就潺亭事，况李雄時何可言晉末？此寰宇記襲取李膺說而妄爲改易，是其誕謾未足爲據。至桓溫滅蜀，始稍增置郡縣。著在晉地理志，意者梓潼水尾萬安之建，宜在此時。益州記所謂晉末亂移就潺亭者，蓋爲譙縱之亂，乃可

以言晉末以縱之始禍起於五城水口。毛瓌至略城聞變奔還成都，縱遂襲殺毛瓌於涪城，而劉敬宣伐蜀，與譙道福相持拒於黃虎者六十日，地皆接於梓潼水尾，方輿紀要且云「略城在鹽亭西南」是咫尺之間，戰伐頻仍，此正萬安移就潺亭時也。李膺所謂當指焦縱，時劉裕已興，乃可以云晉末。至大同元年，梁樊文熾圍晉壽，在廣元，魏傅敬和降，遂復東益州。梁蘭欽攻南鄭，魏梁州刺史元羅降，遂復漢中。漢中之沒於魏者，於此已三十年，然後江左聲靈乃復振於蜀土，廢萬安置鹽亭，適在此年，知區區一縣之

漢潺亭考

四

成都興華印刷所印
四御西街第四〇號

廢置，尋諸史籍皆有所由。周地記所言當可徵信，然云「大同元年於此立亭」，而潺亭實沿於秦漢，斯殆失據。寰宇記引周地紀作「大同元年於此亭置縣，因井爲名」，則曹氏徵文之誤也。至誤梓潼水尾之萬安，於後之羅江，尙不自寰宇記始。萬安之名，先屬鹽亭，而後移於羅江。潺亭之名，因亦自鹽亭而移於羅江，則唐修隋書固已如此。劉昭注志所稱巴漢志「潺水出潺山」，潺亭既爲鹽亭，則潺水潺山，自應於今鹽亭求之。潺亭臨瀾江，是瀾江卽潺水也。潺山卽瀾江所出之山，亦自可決。劉昭旣梁人，於潺亭

所在，自不容誤。寰宇記以瀾江自閬州西水縣來考今之瀾江，源於劍閣之元山。一方居民，尙稱之爲鹽山。是潺亭旣變而爲鹽亭，潺山亦變而爲鹽山，又變爲元山，皆一音之轉，則元山卽潺山也。又瀾江者，乃唐以來之名，由李膺記言之，梁時瀾江稱靈江也。水經注言「涪水出剛氏道，東南流逕涪城西，王莽之統睦矣，自此水上，縣有潺水，出潺山，本源有金銀礦，洗取火合之，以成金銀。潺水歷潺亭而下注涪水。」楊守敬圖水經，以今自安縣來之安昌河當之。按道元涪水注最不實。如於潺水下言「涪水又東南

漢潺亭考

五

成都興華印刷所印
西御西街第四〇號

與建始水合，水發平洛郡西溪，屈而東南流入於涪。涪水又東南逕江油戍北，鄧艾自陰平入蜀逕江油廣漢者也。涪水又東南逕南安郡，又南與金堂水會，水出廣漢新都縣，東南流入於涪。涪水又南枝津出焉，西逕廣漢五城縣爲五城水，又西至成都入干江。此其所言，顛倒紛錯無一實。五城爲今之中江縣，有水自羅江來經中江，所謂五城水，至三台縣入於涪。謂此水西至成都入江，其妄豈足辨耶？蓋道元北人，於涪水經躔，原非所察，徒以漢志涪有潺亭，因姑繫潺水於涪縣當下而已。華陽國志二「梓潼郡涪

縣孱水出孱山，其源出金銀礦，洗取火融合之爲金銀。「審道元
之文，卽本之常志。常志僅謂涪有潺水，未明著其方位，涪地至廣，
何可遽以於涪城來會之安昌河當之。道元所言既本之常氏，而
以安昌河當之可乎？且以潺水卽安縣之安昌河，事固有絕不可
者，考安縣於晉爲晉興益昌二縣，及西充國分地。西魏省晉興入
益昌，後周別置金山縣，開皇四年省益昌入金山，西充國則開皇
六年改名神泉，於唐志綿州有龍安云「本金山縣。」有西昌云
「以益昌縣地置。」有神泉則仍隋舊。宋省西昌入龍安，元置安

漢潺亭考

六

成都興華印刷所印
西御西街第四〇號

州，以神泉龍安省入。明隆州爲縣，爲安縣。果潺水卽自安縣來之
安昌河，而晉興益昌二縣，明著於宋齊二志，道元不言潺水出晉
興或益昌，則其非安昌河不足疑也。晉書地理志言「及桓溫平
蜀之後，立晉昌郡領十縣，又置益昌晉興二縣，屬巴西郡。」寰宇
記言「晉武帝僑置西充國。」晉興等縣，建置已久，遠在酈比屬
注之先，宋齊之世，今安縣久已不屬於涪，而道元僅言自此水上，
縣有潺水。是以水出涪縣，則其非自晉興或益昌來，事甚明著。焉
得以爲卽安昌河，乃求此水於今之綿陽，渺不可得。是道元既不

知潺水，且亦不知今之安昌河，故徒言歷潺亭而下注涪水，於水之在涪東或其西，不能指實。而漫言其下注涪水，不知潺水注於馳，固不注涪，是徒因漢志潺亭之文，姑取華陽國志之說繫之明矣。後人又姑以安昌河當之，而未知道元果以爲卽安昌河者，則不可言縣有潺水及山也。凡道元於南方水地，謬誤實多，而蜀爲甚。如漾水注言「強水東北逕武都陰平梓潼南安入江。」此王先謙所謂「山川隔越，無相入之理」者也。江水注言「江水又東絕綿洛，逕五城界，至廣都北岸南入於江，謂之五城水口。」此

漢潺亭考

七

成都興華印刷所印
西御西街無四〇號

李文子所謂「初無相干，舛誤甚矣」者也。又說夷水分江自魚復，皆虛妄不足論。唐人修隋書，旣誤以西魏之萬安卽晉宋之萬安，因移潺亭於今之羅江。後人又復以水經涪水注之潺山潺水，並移之於羅江。蜀中廣記於羅江言舊經云「有唐開元二十四年立潺亭碑，文字磨滅，尙有潺亭二字。」宋嘉祐間宋彥嘉訪古迹碑仆田中，其潺亭二字，亦不復覩。傳訛襲誤，乃至如此。酈注之潺水不涉羅江，後人又移其山水於羅江。楊守敬圖水經亦著潺亭於此。斯又顯違道元。則以依違酈注隋志之間，進退失據，益無

取焉。茲一以李膺之書爲主，凡鄺注隋書以來之誤，皆可冰解凍釋而無疑。李膺爲梁武帝同時人，南史鄧元起傳言「涪令李膺有才辯，武帝悅之，以爲益州別駕，著益州記三卷。」隋書經籍志「益州記三卷李氏撰。」而後漢書注，元和郡縣志，太平寰宇記，太平御覽，並引李膺益州記。寰宇記劍南東道，又屢稱李膺蜀記。是蜀記卽益州記。茲又稱李膺記本自一書。說萬安潺亭事，無先於益州記者，固足據也。李膺記之方安爲萬安之誤，旣如前釋。而求之晉書，梓潼郡有黃安無萬安，與李記不合。斯殆晉書地志之

漢潺亭考

八

成都興華印刷所印
西御西街第四〇號

誤。於宋齊二書地志，梓潼皆有萬安無黃安，則晉志之誤，自無待辯。隋地理志普安郡云「黃安舊曰華陽，西魏改焉。」黃安之名始於西魏，則晉時安得有黃安。方輿紀要言「齊僑置華陽縣，梁改曰梁安。」輿地廣記言「梁置梁安縣，周武帝天和中改梁安縣爲黃安，唐末改黃安爲普成。」所述至悉。黃安卽普成，後省入劍州，故城在今劍閣之王家河，地當鹽亭之北，倘唐修晉書不察，因誤萬安爲黃安耳。其在晉宋，尙未有黃安之稱也。羅江之萬安始西魏，是晉宋齊三志之萬安，自在鹽亭。而潺亭之果爲鹽亭又

審矣。至李記所謂「梓潼水尾萬安故城」者，則以移就潺亭之新治而言耳。自昔地志紛錯既多，又失離校，董理豈易言哉。

後漢書臧宮傳「宮與公孫述將延岑戰於沈水，大破之。」水經梓潼水注「昔臧宮自江州從涪水上，公孫述令延岑盛兵於沈水，宮大破岑軍，沈水出廣漢。」地在今射洪縣，正涪水合梓潼水處。元和郡縣志云「通泉縣沈水，北自鹽亭縣界流入，延岑盛兵沈水，臧宮縱擊大破之，卽此也。」知道元所云廣漢縣之沈水，爲鹽亭流入通泉注涪之水，卽今楊桃溪也。通泉元省入射洪。元豐

漢潺亭考

九

成都興華印刷所印
西御西街第四〇號

九域志及輿地廣記並云東關縣「有鼓樓山楊桃溪。」而東關爲宋分鹽亭置，明沈水爲出自鹽亭之水。是鹽亭縱小縣，而水之見於漢者有三，曰馳水，曰潺水，曰沈水，是固一邑之光也。太平寰宇記云「黃澣水源從鹽亭縣東南流入通泉縣合涪江。」輿地紀勝輿地廣記並以黃澣水卽黃虎，是臧宮延岑戰處，卽劉敬宣焦道福戰處，固先後一喋血地。漢之沈水於六朝爲黃虎川，卽宋以來之楊桃溪，同爲一水，蓋源出鹽亭而於射洪縣入涪江，固無別水可以當之。沈水在唐固鹽亭水，及分鹽亭置東關縣而楊桃

溪在東關。元省東關入鹽亭，於是沈水復在鹽亭也。水經注「高祖置廣漢郡於乘鄉。」又云「維縣有沈鄉。」華陽國志云「廣漢郡本治繩鄉，安帝時移涪，後治維城。」王先謙謂「乘繩沈」音字變。「方輿紀要於射洪云「縣東南百里漢廣漢郡，本治廣漢縣之繩鄉，後移涪，又移維。」是沈鄉原在今射洪，即以沈水得名。乘鄉固東關境也。太平寰宇記言「東關縣本鹽亭，雍正江草市也。僞蜀明德四年，以地去縣遠，徵輸稍難，寇盜盤泊之所，劃樂平等三鄉立招葺院。乾德四年升爲縣，從古東關原地之名，從本州

漢滌亭考

十

成都興華印刷所印
西御西街第四〇號

知州張澹之所請也。一則東關之置，爲割鹽亭之三鄉。所謂「從古東關原地之名」者。寰宇記「鹽亭廢宕渠在縣西北三十二里安樂村，李膺蜀記云宋元嘉十九年置宕渠郡，領縣四，宕渠宣城漢初東關是也。梁天監中廢。」方輿紀要謂宕渠爲高渠之誤，而不知宋齊間以獠禍之故，宕渠人西徙，僑置郡縣於此，故有鹽亭爲東關原地之說。高渠之置在北周，李膺不得記高渠也。及元至元二十年省東關入鹽亭，宋之東關有桃楊溪，省東關而楊桃溪入於射洪。則在昔鹽亭南境，以東關之置廢而舊壤以狹也。與

地紀勝言「西充縣唐武德四年析南充及梓州之鹽亭，及閬州之南部置。」則鹽亭之東境，以西充之置而舊壤又狹也。寰宇記言「梓州禹貢梁州之域，秦爲蜀國鹽亭地。」梁以上鹽亭原爲潺亭，此殆後人妄改之失。是今之三臺亦爲鹽亭地，而鹽亭西境又以狹。明時秋林驛猶屬鹽亭，及清初而始入於三臺，是以今視明時境又狹也。寰宇記言「永泰縣唐武德四年巡檢皇甫無逸以四境遙遠，又多草寇，遂於當州鹽亭，劍州黃安，閬州西水，三縣界村置此縣，以永泰爲名。」新唐地志及輿地廣記並同。元和郡

漢潺亭考

十一

成都興華印務所印
西御西街第四〇號

縣志亦作黃安。新志云「劍州普成，本黃安，唐末更名。」而舊唐志云「分鹽亭武安二縣置。」是武爲誤字，唐無武安縣也。黃安後併入劍閣，西水併入南部，今南部之西河區域，卽古西水地。宋會要云「永泰縣熙寧五年省爲鎮入鹽亭，十年復置，建中靖國初改名安泰。圖經云紹興初復爲縣，未幾復廢，紹興三十一年復置永泰縣。」而元又省入鹽亭。永泰之置，初爲劃分三縣界村，及永泰之廢，惟云併入鹽亭，然以西水一隅言之，今全爲南部地，則永泰既廢，三縣之境，皆復其舊，故西水入南部，而西水流域之地，

畢入於南部也。南部之富村驛，明時固爲鹽亭地，當亦唐宋舊境。至清初而富村驛入於南部，則鹽亭北境以富村之削而又狹於前也。則古之鹽亭，爲侈然一大縣，入到所屆，皆逾百里，以梓州爲秦蜀國潺亭地言之，則地更遼闊。茲姑就鹽亭舊壤，以考潺亭舊壤，殆秦漢時滄水以上，涪江東岸，均爲潺亭，殆方二百餘里。秦漢之世，亭有二制，一爲鄉亭，一爲邊境之亭候。潺亭殆蜀境鄰巴之亭候耶。華陽國志江州有龜亭，此亦巴境鄰蜀之一亭候也。

戰國時巴蜀封疆約可考見。就讀史方輿紀要求之，今江安富順

漢潺亭考

十二

成都興華印刷所印
西御西街第四〇號

長寧皆漢江陽縣。今永川大足，皆漢江州地，今合川武勝銅梁及安岳之一部，皆漢墊江縣，今南部南充西充，爲漢充國縣。今蒼溪閬中，皆漢之閬中縣。今廣元昭化，爲漢葭萌縣，今劍閣爲漢梓潼縣，今鹽亭爲廣漢縣。然由水經注言「梓潼水自縣南逕涪城東，又南入涪水」論之，是應爲涪縣。今遂寧蓬溪及射洪之一部，爲漢廣漢縣，今資中內江隆昌榮昌及安岳之一部，皆漢資中縣。充國閬中墊江江州江陽屬巴郡，由此而東，皆巴國也。葭萌梓潼涪縣廣漢屬廣漢郡，資中屬犍爲郡，由此而西，皆蜀國也。秦滅楚魏，

爲楚郡魏郡，巴蜀二郡，卽所滅二國境也。華陽國志益州以蜀郡廣漢犍爲爲三蜀，巴郡巴東巴西爲三巴，此巴蜀境地之大略可言者。巴志又言「高帝乃分巴置廣漢郡，孝武帝又兩割置犍爲郡。」蓋江陽初屬巴郡，武帝改屬犍爲，此犍爲割巴之可考者。巴志言「其地西至夔道。」今江安西接南溪，爲漢之南廣縣，屬犍爲，慶符爲自南溪分出，皆原夔道地。故巴接於夔，應劭注漢志云「故夔侯國也。」而廣漢亦分巴郡，則事有難考。以形勢衡之，分巴爲廣漢，自應在廣漢東境則墊江而上，巴蜀當以涪江爲界，分

漢潺亭考

十三

成都興華印刷所印
西御西街第四〇號

爭之勢，固不得不然也。而今遂寧之一部，及蓬溪一縣，並爲廣漢地之在涪江東岸者，則以漢旣置廣漢縣於今遂寧，因割巴郡地益之，斯固統一之後，於勢亦不得不然者也。水經注云有一鄴王城，「鄴豈水一道，別有國於巴蜀之間，而爲後之廣漢歟？」要之蓬溪近在充國肘腋，此其爲廣漢分巴之顯然者，舍此不可得分巴爲廣漢之迹也。合川青石山，李膺益州記言「昔巴蜀爭界，久而不決，漢高八年，一朝密露，山爲之裂，自上及下，破處直若引繩，於是州界始判。」此正墊江廣漢二縣之界，若巴蜀二國，應自有界，

漢高八年始判者，此正漢高分巴益蜀之證。則蓬溪及遂寧涪東地，舊爲巴地明矣。蜀志及水經江水注以高帝六年置廣漢郡，晉書地志同，至八年始判，故云爭久不決。審是知水之入於蓬溪赤水者皆巴地，而水之入於鹽亭射洪楊桃溪者皆蜀地，以地形論之，蓋自西水縣以東，南迄東關，凡水之入於涪者，悉爲蜀地，亦卽潺亭之域，此潺亭固蜀之亭侯也。華陽國志言「巴子後治閬中。」巴蜀相攻，自巴趨蜀，以爭邊徼，而潺亭固爲戰伐頻仍之地。華陽國志蜀志言「蜀王別封弟葭萌於漢中，號苴侯，命其邑曰葭萌。」

漢潺亭考

十四

成都興華印刷所印
西御西街第四〇號

焉。苴侯與巴王爲好，巴與蜀仇，故蜀王怒伐苴侯，苴侯奔巴，求救於秦。「巴志言」蜀王弟苴侯私親於巴，巴蜀世戰爭，周慎王五年蜀王伐苴侯，苴侯奔巴，巴爲求救於秦。「而秦實因此以滅巴蜀。以苴侯之故，巴蜀世戰爭，巴子後治閬中，葭萌在今廣元，祝穆方輿勝覽云「劍門漢廣漢郡葭萌縣地。」知巴蜀之戰自在北境，蜀境之突出於涪江以東者，皆巴之所爭。苴據劍門以北以合於巴，而潺亭遂爲重鎮。蜀故言「康熙二十九年，四川巡撫以劍門驛路，久爲榛莽，入蜀由蒼溪閬中鹽亭潼川，以達漢州，率皆烏

道一云云。王父吉菴公與劍閣李申夫同遊白劍峽先生門下，又於劍之嘉氏溫氏，皆爲通家。以故於劍閣南部境壤接處，往來者數，窮山磴道，略皆知之。嘗言鹽亭至閬中，舊經茶亭及瀾江寺，以至南部之分水嶺，達於閬中，驛路馬棧，猶有存者。往時曾見之。此道循瀾江行可百里，以今證古，知潼閬之間，古官道可徑出潺水，則古昔巴蜀之爭，潺水一道，爲馳逐之區，固非虛也。則鹽亭今誠藜爾一小邑，而水地之著於漢書者三焉，豈偶然哉？其在戰國，殆爲戰爭之中心地。及秦漢混一，而潺亭爲腹心，爲涪縣東境，其爲

漢潺亭考

十五

成都興華印刷所印
西御西街第四〇號

衝要之故，乃不可見，此考潺亭屬地之形勢，合之巴蜀二國之邊境，雖書闕有間，而其事固可推而知也。

至鹽亭縣治，李膺云「靈江東鹽亭井，古方安縣也。」知城在江東。今城乃在江西者，寰宇記云「負戴山一名高山，廢高渠郡城也。」蓋周保定初置高渠郡，依負戴山麓，自在江西。隋開皇末廢郡爲縣，縣亦尋廢，鹽亭縣城乃由江東移於江西，則以因高渠舊城故耳。自唐以來，縣城皆在今地，實自周保定始。元和郡縣志云「鹽亭本漢廣漢縣地，梁於此置北宕渠郡及縣，後魏恭帝改爲